

# 烽火忠魂

## 台兒莊大捷始末

### 六十年見聞之三

●陳亞芳（退役陸軍少將，中外雜誌社特約撰述委員）

#### 戰鼓頻催前線救護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開始逐步準備台兒莊戰役，根據長官部命令，爲了配合徐州地區五戰區（當時戰區司令是李宗仁上將）戰略計劃的實施，外子張謂行一連數夜不眠，振奮精神，竭力從公，調集第一戰區的精銳部隊馳援五戰區，同時在外圍用「飄忽戰術」牽制其他日軍，防其增援徐州地區。三月二十四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白崇禧將軍陪同下親臨徐州前線視察督戰，指示機宜，暫駐于徐州的二十二號官邸，陪同人員有於達、俞濟時等人。當時負責接待與交通工作的何竟武將軍請我負責安排蔣介石的住宿飲食，同時兼任蔣的普通話翻譯（蔣介石奉化口音極重，北方將士很難聽懂）。蔣介石到徐州前

線後稍作休息，就召見了張謂行並詢問第一戰區的兵力部署以及與五戰區配合作戰等具體事宜。接著又乘鐵甲車冒著日軍猛烈砲火親往前線視察。我身著婦女救護服在車上預備做前線救護工作，但爲砲火所阻，未能下車，前線我方將士得知最高統帥親臨前線監視視察，倍加奮發，一時士氣高漲，歡呼之聲震動天地！

蔣介石委員長命令二十一集團軍及五十九軍開到第五戰區，另令二十軍團掌控歸德和亳縣，固守第五戰區的後方。當時，五戰區的作戰部署是：二十六集團軍、二十一集團軍和十一集團軍從合肥、老人倉、洛河一帶側擊津浦鐵路南段日軍，把日軍截留在淮南；三集團軍、第三軍團與海軍陸戰隊守衛魯西魯南；同時發動游擊戰牽制敵軍。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蔣介石下令第五

戰區向津浦路北段反攻。十二日，第三集團軍乘夜襲擊濟寧和汶上，一部分兵力衝入城內激戰。日軍增援反擊，國軍在二十五日撤退，分派一部分軍隊向津浦路游擊。二十六日，第三軍團與海軍陸戰隊向新泰、蒙陰、泗水一帶攻擊，克復蒙陰。當時，日軍撤銷華中方面軍及上海派遣軍等機構，新設華中派遣軍，派畑俊六任司令官，和國軍隔淮河對峙。

三月十二日，國軍反攻臨沂，激戰五晝夜，日軍退守沂水，等援軍到達再行反擊。二十三日，雙方持續在臨沂附近對峙。其時，國軍和日軍都向徐州正面增援。三月十七日，日軍以飛機、重砲、戰車攻陷滕縣，國軍自師長王銘章以下的四川健兒全部殉國。十九日，日軍進佔嶧縣後，沿台棗支線向台兒莊進攻。

台兒莊屬江蘇嶧縣，扼運河咽喉，是一個極重要的燃煤港口，棗莊煤田靠嶧縣出口。自台兒莊到徐州經由津浦鐵路，長約一百四十公里；經隴海鐵路，長約一百公里。日軍企圖將國軍擊潰在運河以西及以南地區，想先攻台兒莊，再攻徐州。第二集團軍孫連仲所屬第三十一師池峯城部早在敵軍之先佔領台兒莊東西線陣地，阻敵軍前進。第二集團軍湯恩伯部早在嶧縣、棗莊以東和日軍相持。

三月二十四日，蔣委員長偕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到徐州及台兒莊巡視督戰。日軍第十師團主力向台兒莊攻擊。二十五日，在飛機、重砲、戰車支援下，日軍突入台兒莊。國軍在街巷中作戰，拚死阻止敵軍。台兒莊內有九個碉樓，日軍佔了四個，國軍固守五個。二十六日，中國野戰重砲團及戰車防禦砲營從徐州及開封趕到增援。台兒莊內國軍仍和日軍巷戰不停。第二十軍團湯恩伯部在外線向嶧縣棗莊日軍猛攻，將主力移到台兒莊東北的日軍側背猛攻。三十一日，台兒莊日軍全被國軍包圍。國軍五十五軍更從魯西渡湖，切斷臨城以北的津浦鐵路，發動民眾徹底破壞交通。日軍第五師團連續猛攻臨沂不克，改攻臨沂西北郊，襲佔臨沂西南方朱陳，掩護坂本旅團攻台兒莊，襲擊國軍第二十軍團的背面，企圖解除日軍第十師團的危局。

國軍在日軍砲火下修理台兒莊附近運河鐵橋，企望用火車運兵。其時，國軍第二十軍團一部在向城、愛曲附近迎擊日軍第五師團，開放台灘公路。日軍坂本旅團主力向台兒莊東方的岔河鎮前進，投入國軍包圍圈內。第二十軍團再度圍攻。第七十五軍和第三十二軍商震部又在岔河鎮東西之線迎敵。第六十軍盧漢部攻擊台兒莊附近禹王城。第二集團軍在台兒莊乘勢反攻。四月六日，國軍將日軍第十師團及第五師團擊潰，造成台兒莊大捷。台兒莊戰役開始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結束於四月七日，在整個戰役中，以台兒莊為我方正面主陣地，左翼北至肥城、兗州，南至兩下店、界河一帶。右翼陣地東至臨沂，西達問城，全部戰線長達一〇〇公里。三月十七日，日軍以猛烈砲火強攻嶧縣，中國守軍川軍一二二師在師長王銘章將軍帶領下憑借簡陋武器與敵對抗，血戰竟日，不幸城陷，王銘章將軍及參謀長趙渭濱先後殉國。日軍占領嶧縣以後，隨即南攻臨城，企圖以一部沿津浦線兩側夾擊韓莊，而主力部隊則由棗莊直取台（兒莊）。企圖兩路合圍，然後合攻徐州。

台兒莊位於京杭大運河中段北岸，為台（兒莊）、濰（坊）公路臨（沂）台（兒莊）支線終點，居民約三千四百餘戶，四周有石築之土城及碉堡七十餘座，城南北寬一公里，東西長約二公里。台兒莊西北距離嶧縣三十四公里，西南距區河車站四十六公里，陸路有鐵路、公路，水路有運河，在戰略上極為重要。所以日軍在攻擊開始之時，首先將台兒莊附近國軍陣地之前沿大小數十村莊全部占領。此間，中國守軍與日軍在三里莊、劉家湖等地都發生過極為激烈的外圍爭奪戰。一周之後，戰場轉移到了台兒莊城內。負責台兒莊防守任務的中國守軍係西北軍名將孫連仲集團的池峰城師，池部在師長的帶領下憑藉集束手榴彈、步砲、大刀憑險死守台兒莊之西關三分之一僅存陣地，每日以偷襲、夜戰等方式，組織敢死隊與敵坦克、火砲相搏。同時台兒莊外圍之中國守軍在台兒莊東北山地以大規模運動戰方式，憑藉地理優勢，飄忽迂迴，進行大規模外線作戰，防止敵軍南援，牢牢的把磯谷師團牽制住。四月一日，阪垣師團之仙島團隊在蘭陵一帶為國軍關麟征、湯恩伯將軍擊潰，從而造成了磯谷師團孤軍深入的有利局面。四月六日，台兒莊守軍全線反攻，湯恩伯的外線部隊同時猛攻，先殲敵於劉家湖、復殲敵於紅瓦屋，迫使敵退至山東嶧縣、棗莊一帶，台兒莊戰役至此始告終結，是役斃敵一、二萬，生俘萬餘，獲槍砲戰車無數，為抗戰初期最大的勝利之一，「台兒莊戰役捷報傳出後，舉國若狂，京滬陷落後，籠罩全國的悲觀氣氛，至此一掃而光，抗日前途露出一線新的曙光」，日軍已接受其有史以來在陣地戰上之唯一嚴重挫敗，皇軍天下無敵之謬說業告粉碎。（參考王成聖著：六十年來的中國）。

## 以靜制動伺機反攻

五月上旬開始，津浦路南段日軍之七師團及井關機械部隊循渦河出蒙城，同時日軍之第三、一〇一及一〇六師出阜寧、淮陰、歸德商丘，合攻徐州。津浦路北段日軍六十師團由南陽西渡陽湖，一一四師團攻擊金鄉、魚台，並對各處交通要道加以封鎖，同時在黃口、蕭縣伏以重兵，企圖以十三個師團三十萬大軍六路合圍，在徐州地區捕捉國軍主力（約六十萬兵力）而殲之。由於徐州地區地勢平坦，我方守軍無險可守，加上裝備落後，於是節節抵抗，形勢極為嚴重，爲了保存抗戰實力，伺機反攻，在第一戰區參謀長張譔行將軍的支持下，參謀部決定集結於徐州的我方主力逐步撤至平漢，隴海至黃河這一地區。經過周密計劃，我方軍隊採取以靜制動的策略，一方面不斷反攻，在隴海沿線牽制日軍土肥原師團。另外一方面全面按照張譔行所擬定的撤圍計劃，兵分五路，全線轉移，當時張譔行所制定的撤退計劃如下：

③ 孫連仲及張自忠集團由台兒莊向西南趨徐州之南，越蕭縣以西封鎖線，在永城附近突破封鎖線。

④ 關麟徵及川軍一部由徐州越隴海線向西北突破黃口、李莊兩道封鎖線。

⑤ 孫震集團由柳泉向東南越隴海線經泗縣，轉西在固鎮蚌埠西過津浦線，於懷遠西突破日軍防線。

經過一段時間艱苦的戰鬥，我各路部隊全部按計劃順利抵達指定區域集結待命。日軍佈網壓迫我軍於徐州企圖一舉而全殲我方主力的計劃全線落空。當時日本報紙有這樣的報導：皇軍抵至徐州城垣附近，發現支那軍作抵抗者不過千餘人，無不大爲怪異，數萬中國守軍不翼而飛，指揮者必定有絕對高超的指揮才能，不知此人是一位支那將領？……。

## 黃河決堤生死攸關

徐州撤回後不久，日軍尾隨而來，敵我雙方又激戰於隴海線及豫東一帶。當時我方撤至該區域的近百萬軍隊大多集結於歸德（今商丘）、蘭封、開封一帶，統一由薛岳將軍指揮，俞濟時的七十五軍與黃杰、李漢魂軍組成了西兵團與宋希濂、胡宗南各軍配合，共同阻止日軍繼續北犯。六月初中國守軍防線移至平漢路以西，七月初形勢突然惡化，西北及武漢戰況危急，在隴海一線，晉南豫北相繼淪陷，西至潼關，東到蘭封一帶的

廣大區域，敵騎遍布，敵我雙方呈膠著狀態，戰況極爲複雜。徐州先陷後不足數月，敵鋒距鄭州不過二十公里，企圖進一步攻擊豫西，迂迴鄂北之襄樊，從而進逼沙市、宜昌，威脅武漢。在這種情況下，張譔行幾經深思，與同僚反覆考證，共同制定了黃河決堤計劃，企圖用黃河之水形成黃河大陣，遲滯日軍，使其輜重及重武器陷入泥濘之中，阻其前進，達成緩解武漢的危局，挽救中國近一百五十個師的部隊。

在計劃制定初期，張譔行曾經反覆考慮到河南東部居民的生命安危，但由於抗戰局勢惡化，加上黃河大堤已多次受到日軍，重砲及飛機的轟炸，朝夕不保，所以在軍事委員會長的批准下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初乘黃河枯水季節於趙口，及花園口一帶掘開黃河大堤，同時制定了災民疏導計劃，準備在七月汛期來臨之前將當地居民全部撤出。決堤之初，水深僅一公尺左右，除土地房屋被淹外，居民仍可徒涉以渡，生命並無太大損失，而日軍之機械化部隊卻全部被淹於千里泥濘之中，因是達到了預期的軍事目的。日軍也會在《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二卷第一分冊上無可奈何的承認：河水泛濫，津浦沿線的交通網被破壞，給兵力移動帶來了極大障礙，遲滯了皇軍預期作戰目的……。

從台兒莊戰役到徐州撤圍，黃河決堤，張譔行一直殫精竭慮，爲國謀劃，但目睹豫東難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千里良田頓成

澤國水患竟遍及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已是中將的張謇行又感到萬分的內疚，在幾個月時間中，寢食難安，痛苦萬狀的情緒幾乎牢牢的籠罩了他。作爲一個軍人，黃河決堤計劃是正確而無可非議的，但作爲一個中國人看著自己的兄弟姐妹流離失所、妻離子散，心中又是多麼的悲痛與負疚。處於極端矛盾與痛苦之中張謇行難以名狀的心情對於我們來說都是可以理解，並且值得萬分敬佩的，這正是一份憂國憂民的正直軍人的一份高尚心靈的寫照。台兒莊戰役激烈之時，日軍動輒以強大火力轟擊我方陣地，砲火密集時，一日可達五、六千發之多。而中國守軍僅憑高昂之士氣和輕火器及少量機槍，小砲還擊，甚至以血肉之軀和集束手榴彈與敵鐵軍同歸於盡，所以傷亡極爲慘重，撤退下來的傷兵極多，每小時輒以千人計。這時正在前陪同蔣介石委員長視察陣地的我便組織了當地婦女同胞，協助後方醫院照顧負傷官兵，替他們寫家信、唱歌、說故事、裹傷換藥，直至戰役結束。

### 身先士卒救國救民

台兒莊戰役結束後，我因母親胡氏身體不好，在張謇行的勸告下遂經三峽溯江而上，跋涉於「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止漏朱顏」的蜀山蜀水之間，回川探母。經過一周勞頓，於第八日抵達重慶碼頭，在劉韶仿將軍的陪同下過壁山，抵達中央軍校的所在地，一

個山青水秀的小城——銅梁。同年秋天，我照顧母親身體復原後，立即取道宜昌、漢口。至第一戰區司令部所在地洛陽，居住於以牡丹聞名的四淮馬路洛陽西官官邸。

在此期間，我一方面閱讀了大量的中國古典名著如《紅樓夢》、《鏡花緣》、《老殘遊記》等，同時堅持不懈學習英文。在入川途中，我爲了行路方便，脫去了高跟鞋，穿上自己用舊毛巾學作的布鞋，長途跋涉，以步代車。在銅梁居住時，平日經常與軍校第十三期學生相處，則向他們灌輸抗日救國的道理，鼓勵他們做愛國軍人，抗日保國，當時軍校的學生非常喜歡我母親胡氏，譽稱她爲「軍校十三期之母」。

我返回洛陽之後不久，一方面積極練習騎兵射擊，以備將來能馳騁疆場，殺敵報國之用。同時又努力在當地開展婦女救亡運動，鼓勵婦女走上街頭，爲抗戰作工作。鑒於當地居民生活條件差，沒有衛生觀念，飲用水不乾淨等缺點，我自己出錢託人從外地購買了大量漂白粉、紫藥水等藥品，並組織衛生宣傳隊上街宣傳衛生常識。久居內地的老百姓經常把我誤認爲是長官部那位先生的女兒。

黃河決堤之後，由於當地政府疏散不力，豫東地區頓成千里澤國，面對飢民遍地，流離失所的慘景，我又親自率領婦女工作隊，前往災區開展賑濟救護工作，日夜奔波於沒膝的積泥之中，跋涉維艱，足跡遍及黃泛

區的四十四個縣，目睹哀哀蒼黎，衷心戚戚，面對著祖國山河之破碎，更加深了我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 甜蜜刹那化爲永恆

這年秋天，戰局稍微緩解，爲了紀念我們結婚兩周年，張謇行趁在西安召開高級將領會議之機，專門請假兩日，攜我同遊古長安之名勝，在十三朝故都的長安，我與自己的夫婿共同渡過了一生中甜蜜而又美好的兩三天時光。

西安，位於八百里秦川中部，南依秦嶺北靠渭水，處於隴海鐵路中段，西有成陽原，東有白鹿原，可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在這一片黃土地上曾經孕育了華夏文明，培育了無數華夏優秀兒女，周、秦、漢、唐文明都曾立足於這片土地上而繁榮起來的，做爲十三朝故都的長安，隨處可見宮台、樓、館、寺院道庵，是一個尋古探悠的極好去處。作爲政治中心的西安，隨著明代中後期中國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其主導地位逐漸喪失，但作爲一個軍事、文化、經濟中心，她仍不失爲西北重鎮。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西安作爲第二戰區司令部所在地和西北大後方的中心樞紐，在這一片華夏文明的發源地，包括朱德第十八集團軍在內的二十七個步兵師，三個騎兵師的中國部隊在這裡與日本侵略者不屈不撓的戰鬥著，黨政機關盡遷西北、西南後方，西安又迅速繁榮起來。

在第十七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將軍和師長羅列將軍的陪同下，我們首先下榻於西京招待所，然後結伴共同遊覽了南郊終南山下有「小西湖」之稱的翠華山天池，少陵原下杜工部居住過的杜公祠，唐文英翻譯佛經的大慈恩寺及唐玄宗李隆基與楊玉環恩愛纏綿的驪山華清池。在我們紀念兩周年的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二人共遊西岳華山，才高氣逸，文才超人的張謇行在此次旅行期中頗有詩作，我曾將在這次旅行中拍攝的照片配上張謇行的詩作合訂成冊，並請程潛將軍題名為《華山攬勝》專門珍藏起來，現從大量詩作中摘錄幾首附下，讀者可以從詩中看到張謇行將軍的志向才氣：

北峰頂  
北峰望西峰，蒼蒼生翠鷲，獨立縞衣人，山色橫眉黛。

謇行紀事文說：「廿五日侵晨即興，跳蚤猖獗，徹夜擾人清夢，再眠不得，此宮道士與跳蚤，可稱雙絕，堪作茲遊紀念也。起視白雲，溟濛峰巒，時開時合，絕妙一幅畫圖；李義山呈母祠詩：「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著五練衣」若余與亞芳則著夏服，入山身無仙骨，高處不勝寒，惟得飽看雲山，雖冷無礙。到真武宮後，有連理柏，亭亭並茁，生趣勃然，妄人懸木版稱述五行，湖名陰陽柏，大煞風景，攝影興趣為之打消。北峰北臨絕壁，俯視惟見煙雲，深不可測，道人於巖石上鑄鍊挂犁，謂為老君闢溝遺物，

真膠柱鼓瑟也。為阿芳鑄象北峰頂，且綴小詩。

「讚阿芳

「聞說犁溝險，今朝上果難。阿芳真健者，脚力踏華山。」

「群仙觀，登老君犁溝，險峻難行，手脚並用，非健者不辦，阿芳措之裕如，能不敬佩。」

「為攝一影，且賦打油。」

野和尚阿笙廿七年八月廿四日正在溝中苦掙之時攝。

仰天池絕頂

「為人要為人中龍，登高要登最高峰，仰天池上一長嘯，萬壑千巖盡下風。」

「金天宮

「華山攬勝遺詩

「結婚兩週年紀念日詩

「今日為余與亞芳結婚二週年紀念日，海內風塵，一天霖雨，白門回首，景想惘然，率成二詩，以示亞芳。」

「似水流年又二年，蠱魚脈望未成仙，秣陵當日人如玉，下嫁天孫月正圓。」

「海內風塵諸弟隔，洛陽秋雨有卿親，願花常好春常在，記取鴛盟當日心。」

「民國廿七年十月十一日春筓作於洛陽，時秋雨連綿，已數日矣。」

可以說七七事變以後的兩年中，我與謇行兩人休戚與共轉戰於北方在為國家民族的鬥爭中，感情愈加深厚，正如五十多年後在

台灣的錢卓倫將軍寫《張謇行傳略》中說：「民國廿六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抗拒此突發事變，組設保定行營，調張謇行兼行營作戰處長，雖值其夫人正在分娩而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公爾忘私乃毅然出發前敵，駐保定、石家莊間指揮作戰，運籌帷幄，夙興夜寐……」。

晴天霹靂天人永隔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武漢失守，局勢大為惡化，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國民政府在湖南衡陽召開了南岳軍事會議，軍事委員長在分析新形勢的基礎上重新調整了作戰部署，規定長江以南各戰區歸桂林行營指揮，長江以北的第一、二、五、八、十及敵後冀察與蘇魯各戰區的十多個省。一百多個師歸天水行營指揮，行營主任由程潛將軍擔任，晏助和張謇行分任行營正副參謀長，第一戰區司令官由衛立煌將軍接任。張謇行接到命令後，於第二年春專程返回重慶，面謁蔣介石，並順路到成都探望從銅梁到成都定居的岳母（我的母親），接著立即由川入陝，奔赴天水行營所在地西安就職。不久我隨即入陝，與天水行營主任程潛將軍一家共同居住在陝西省主席孫蔚如將軍公館。擔心我不適應西北惡劣的氣候和環境，善解人意的謇行專門為我從外地買來了一架鋼琴解悶，那知不幸馬上就要降臨了。

張謂行任職於天水行營副參謀長之後，由於程潛將軍年高多病，幾乎由謂行一人擔負起天水行營的實際指揮之責。爲了應付繁雜的日常事務，他在行營參謀長辦公室裡安裝了四、五台電話。直通重慶軍事委員會及下轄各戰區司令部，密切的與前線及國民政府中樞聯繫。謂行每天處理的公事文書達千餘件之多，加上還要協調陝、甘、寧、青四省部隊的整編、調動，總是經常要忙到晚上十一、二點鐘才能回家。精力充沛，幹練豁達的謂行凡事都辦理得井井有條，所以深得行營首長及各處長官的賞識和尊敬。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五日，是中國傳統的上元節，謂行抽空和我一同去西安上元看花燈，至戲園看戲，誰知這竟成爲我與謂行最後的一次相聚和遊玩，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我從不願意在元宵節出外看燈，怕想到那些曾與謂行在一塊的歡樂時光，徒增傷感！

三月七日下午，謂行在往辦公室上班前依依與我話別，他告訴我在家好好等他，下午五點鐘兩人一塊去參加招待蘇聯軍事顧問的晚宴，誰知這竟成爲兩人的永別。下午四時許，日軍以十餘架飛機飛臨西安上空，在漢奸的指引下，向天水行營所在地投擲了大量重磅燒夷彈，反覆轟炸，行營辦公大樓頓成一片廢墟。等到我冒著漫天飛舞的炸彈強行闖入東廳門行營大院時，整個營地戒嚴，慘劇已經發生了。

原來日軍飛機在轟炸過程中，一枚重磅

燒夷彈炸毀了行營防空洞的出口，在地下室避難的行營高級人員二百一十餘人全體窒息。其中經搶救不治殉國者有六十二人之多，其中以副參謀長張謂行中將、參謀趙翔之少將等官階最高，行營主任程潛將軍昏迷數日，經搶救後脫險，他聞知張謂行等人殉難，不禁老淚縱橫。日軍的這次轟炸，天水行營人員死傷慘重，整個陷入停頓癱瘓狀態。據蒙難人員憶說當時情景：地下室爲炸彈封閉的瞬間，一片昏暗，避難人員頗有騷動，只有張謂行一人鎮靜自若，一方面指揮在場衛兵用鐵鍬挖掘洞口，實施自救，另外一方面又大聲高呼「請大家安靜下來」，穩定防空洞中的不安情緒，表現出「勇者不懼」的軍人風範，謂行因爲大量吸入燒夷彈毒氣，不支窒息而亡，壯烈殉國，時年僅三十六歲。

### 西子湖畔夫婿長眠

嫂夫人深明大義，對國家多有貢獻，請節哀順變，保重玉體至要。林蔚佳叩」。各界的唁電、哀辭、輓帳如雪片般匯集西安，追悼這位英年殉國的將軍。我在長安城南杜公祠設祭的二十多日中，各界代表至靈前拜奠者，絡繹不絕，充塞於道……。

三月八日，爲了防止日軍再次轟炸，天水行營辦公地點遷至西安城南十五華里少陵原畔杜公祠。痛不欲生的我扶烈士亡靈至此，搭棚設祭。張謂行在西安壯烈殉國的消息傳出後，全國各界人士無不震驚，蔣介石委員長親自頒發「痛失干城」的匾額，林蔚將軍專電給我，電云：「天水行營張夫人亞芳嫂禮鑒：委座頃獲悉香笙兄不幸被炸殉國，悲痛萬分，國殞英才，如失右左臂，奉委座面諭追贈上將並下半旗三日誌哀，厚殮公葬，另飭查明功績，予以褒揚，對遺族優恤，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天水行營副參謀長張謂行上將的靈柩由我相扶，國葬於陝西省西安市南郊風景秀麗的翠華山麓太乙宮畔，（翠華山天池有一「小西湖」之稱，張謂行出生於杭州西子湖畔，安葬於此有近鄉之情，加上我們曾共遊翠華山，此地頗有紀念意義，因而我選擇該地作爲安葬親人的所在），由天水行營主任程潛上將主祭，李默庵、胡宗南、朱慶瀾、李根源四人爲烈士覆蓋國旗行國葬大禮。西安各界下半旗三日誌哀。靈柩安葬時，與會代表無不扼腕嘆息，送葬隊伍長達數里之遙，真是「滿城衣冠白如雪」。沿途鄉村百姓設香案於道邊，自發弔祭，各路將士皆臂佩黑紗，舉槍以示不忘血仇，討還血債之哀志。入葬時，愁雲密布，風雨大作，山河飲泣，草木同悲。

張謂行一生，勤懇好學、耿介誠實，忠於國家。少年投筆從戎，參加北伐，抗戰軍興，辭妻離家轉戰南北，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屢建殊功，深得長官賞識，部屬愛戴。在張謂行殉國三十多年，蔣介石仍念念不忘提筆寫「紀績昭忠」四字，表示懷念。

### 此情綿綿盡隨君去



張謂行的戰死，對於新婚兩年多的我來說，是一巨大而殘忍的打擊。幾個月前兩人同遊華清池時，還曾共吟白居易《長恨歌》中「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春筵逝去，對我真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休時。」在淒風苦雨的日子裡，謂行的一言一行，舉止音容時時浮現在我的眼前耳畔，從理智上講，我知道，作為軍人，謂行為國殉職是光榮偉大的歸宿，但在感情上卻不能接受謂行離我而去的殘酷現實。少年夫妻，未盡白頭，痛即傷逝，悲我誰憐！有多少日深夜，我從殘破的夢中驚醒，又有多少回我的腦中閃過了絕食自殺與之共去的念頭！這一份淒苦與掙扎，化為字字血淚，凝成一篇文章祭文，焚燒在太乙宮畔下葬張謂行的紀念日裡。

### 傷心人恨離傷心地

在國葬以後的一百多天中，我每天都去二十里外的太乙宮畔張謂行墓前徘徊，神情恍惚中；時見夫君笑盈盈地迎面而來，時而覺得自己與他飄浮於藍天白雲之間，段段相思，俱化飛煙，清醒後依然是抹不去的心痛和時時想死的衝動。但國葬時胡宗南將軍等人「要為張將軍和自己的白髮高堂著想」的勸告以及自己腹中騷動的張謂行將軍的遺骨肉肉都鼓勵我擦乾淚水堅強的活下去。尤其是想到送葬途中刻骨銘心的慘案，同時遇害

的六十多位殉國死難者的鮮血從置柩的興國寺，點點滴滴一直從棺材中洩到二十里外的翠華山麓，我如死灰般的心中更生出了一股巨大的復仇欲望！我必須活著，活著向殘暴的日本侵略者索回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為此，我自己設計製作了千枚張謂行陣亡紀念章分發各處親朋故舊，表示不忘救國復仇的決心！

門過並永遠長眠的秦山秦水。在滿天飛揚的黃沙中，面對著高聳入雲的秦嶺山脈，和灰暗色古西安城，為了抒發喪夫的悲哀心情，決心堅強不屈，投身疆場為抗日戰爭盡自己力量，為自己的父親，丈夫報仇雪恨的堅強決心，寫下一首五言絕句：

大漢埋忠魂，萬古哭新塋。  
浩氣久彌著，倚劍立蒼茫！

三個多月後，我依依不捨的離開丈夫戰

（未完待續）

# 陳濟棠傳

林華平著 定價新台幣叁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記者林華平先生的精心傑作，篇篇精彩。要目有：陳濟棠的早年、討伐陳炯明與二次東征、北伐軍中中天一柱、躍登龍門、編遣兩廣部隊、兩廣恩仇記、兩次出國、胡漢民被扣與粵粵分裂、西南兩機構、陳濟棠的馭下術、反蔣？擁蔣？建設廣州、創辦燕塘軍校、廣東工業建設興建琶江兵工廠、西村士敏廠、六個新式糖廠、硫酸廠與電解廠、肥田料廠、造紙廠、吸引僑資、英雄、美人、悼亡、提倡讀經、興學育才、設立基金、扶翼後輩、請纓抗日壯志未酬、廣東三軍離散經過、共赴國難、出長農林部、香港脫險記、大難不死、臨危受命接長海南、勇者不懼、瓊海撤退、大樹傾頹巨星隕落、陳濟棠年譜等篇，附珍貴歷史圖照二十五開本五百六十八頁歡迎購閱祇收成本費台幣叁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款到立即掛號寄書。